



“泰山石敢当”与章丘“大夫石”之渊源

□翟伯成

2005年,泰安祝阳镇发现的清朝《石大夫庙叙》碑,详细地记述了“石敢当”从章丘一镇邪灵石——“大夫石”演变为救死扶伤、治病“神医”的历史过程。那么,章丘“大夫石”为何能镇邪医病?又为何流传这样久远?考其渊源,这还要从明朝章丘“大夫石”信仰的历史说起。

在章丘东部,有座挺拔峻秀的山脉叫长白山,在其南部有一山峰叫东岭山,传颂已久的章丘八景之一“卧看东岭晓月明”即出于此山。特别是在山西面鸡冠岭上有远近闻名的大夫石,其状如人像。慈眉善目,颇像一老者。据《山东通志》载:“权山亦名东岭,长白山迤南之高峰也。有石高丈余,化为人,行医于章丘。明嘉靖初,自号石大夫,假星命至渭南。见刘凤池(陕西渭南人,嘉靖十九年任章丘县令)即拜曰:我邑父母也。刘果登第,令章丘(任章丘县令)。访之不得,石见(通“现”)梦曰:东岭山下大石即我也。凤池立庙祭之。病者往祷,辄托之梦寐,医无不愈。”今长白山有石大夫祠遗址。道光十三年《章丘县志·轶事》也有类似记载。

如今大夫石上刻有篆书“大夫石”三字及《东岭山远眺》五律两首:

“飞骑至新径,嘉名符寿祥。从云随顾指,皎日炳统光。石柱连天起,树莺更后翔。悠然

急归路,回首望八荒。”另一首为:“营进奔泰岱,秀拔坦青崑。德气中华歆,阳光绝岩栖。炯眸人寰海,咳咤落云霓。阊阖歆通间,敢辞日攀跻。”末署“嘉靖辛丑孟夏望,赐进士第关中刘凤池书,盐主刘惠卿刻”。

大夫石前建有石大夫祠,平素疾者往祷,络绎不绝,石大夫往往为患者托梦医之,无不痊愈。在当地民间,关于石大夫的传说时至今日仍承传不已。如一传说:在明朝嘉靖年间,章丘县城有一孕妇难产而亡,正抬至郊外葬之。忽闻一老者大声曰:“毋抬‘活人’走!”众人大惑不解。老者从怀中取银针,徐徐捻入妇人腹。但听“哇”的一声啼,小儿落地,妇人痛醒,母子遂俱安,众人忙乱且喜。再寻老者,见入石大夫祠中,却已不见踪迹。再看庙中大石俨然正是救命老者。当地人为谢神人显灵妙手回春,为石大夫披红挂彩,竖旗一面,庆贺一番。每到农历三月初九,庙前举行山会,四方香客云集,商贾辐辏,搭台唱戏,进香求子还愿,热闹非凡。

至民国时大夫石四面殿宇尚保存完好,庙前山会还十分兴盛。现在庙宇只留废墟,但“大夫石”及石上刻诗尚完好无损,石刻清晰可辨,已为长白山的一处胜景。

(作者:章丘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 文联副主席)



章丘地理



桑园村寻古

千年“宋槐”

□赵福明

相公庄镇桑园村有一株国槐,被村人称为“宋槐”,生长在清代翟中策故居的大门口。翟中策在1784年(乾隆四十九年)中三甲44名进士,其五子翟登峨在1841年(道光二十一年)中三甲97名进士,“一门双进士”,所以有“桑园古槐育进士”的传说。

据1999年9月出版的《章丘名胜古迹》载:该国槐树高18.2米,胸径124.2厘米,基径140厘米。树冠呈偏伞形,高达11.4米,冠幅东西15米,南北14.8米,平均冠幅14.9米。古槐最长枝朝向西北,长9.1米,最短枝为正东枝,长3.6米。西侧主枝最为粗壮且向西南延伸较多,使树冠整体偏南。

很远就能看到大槐树,远远望去,高耸挺拔,颇为壮观。近观“古槐”,看到树干略有弯曲,表面完整,实内已枯朽。在

7米左右的高处,4枝分展,又密生新枝。南北主枝枯萎,新生枝干却枝繁叶茂,长势强健,冠部呈伞状,遮天蔽日。

笔者在现场发现,大槐树上挂满了红色和黄色的绸缎,“这是逢年过节,村里人挂上去给老树庆祝生日的。”翟中策第五代孙、今年62岁的村民翟吉如说,在他的儿时记忆中,国槐旁曾有大旗杆,他经常与小伙伴在大树周围玩耍,树与墙之间的空隙,半大的孩子跑来跑去没有障碍,后来旗杆没了,树还一直在此生长,现在的大槐树快长到墙跟前了,别说是小孩,就是一个大人的拳头都伸不过去了。

大槐树的种植年代,已无从考证,但后人称其为“宋槐”,说明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

●生活广记

俺爹俺娘“找活路”

□靳海虎

老家在章丘南部山区,乡亲们在农闲时节讨论的话题最多的是“找活路”。“找活路”的意思是找挣钱的买卖或打工的门路。在外工作或者经商的人回乡,碰见老少爷们儿听到的第一句话一般都是:“回来了,给咱从外面打听着‘找点活路’行吗?”

俺爹和俺娘今年都年逾七旬了。如今老两口春、夏、秋三季一直住在老家,只等入冬以后才允许我把他们接到城里住一冬。论说我在城里的房子不算小,媳妇也很孝顺,儿子不必说和爷爷奶奶肯定非常亲近。我的两个姐姐也都在县城安居乐业,条件也不错,大家一直同意把他们接进城,好好地享受天伦之乐,安度晚年。可俺爹俺娘都坚持暖和天气一定要回老家“找活路”,这样身体才好。

记得第一次把二老接到新家,俺娘还能帮着做点家务,俺爹除了看新闻联播和齐鲁晚报以外,也没什么别的爱好。在家里踱来踱去直呼“闷”,有一次悄悄下了楼,不一会儿就气呼呼地回来了。我问他老人家,“干啥去了?”“我去物业问他们要不要绿化工,人家嫌我老了不要我,可我看我比他们的绿化工技术强多了!”说完进屋睡觉去了。那年腊月二十八,我听老爹的屋里有动静,推门一看,老爹在捂着腮帮子砸床柜。“咋了?爹。”“在家没‘活路’干,闲得我难受。这不,一闲下来窝住火,牙疼起来了,你看老子的腮帮子都肿成这样了!”老爹着急地说。媳妇赶紧给他拿了泻火和消炎的药,一直吃到年初六,老爹的“火”才下去。那年正月十六,我和媳妇下班一回家,就觉得家里冷冷清清,见不着俺爹俺娘了。餐桌上还放了张纸条:“孩子们,晚饭已给你们做好,你们回来热着吃;我们回老家了,在楼上住,闲得难受,我和你娘还是回老家干点‘活路’身体才好。”

俺爹和俺娘在老家种了100多棵核桃树,200多棵花椒树,还种了点庄稼,养了十几只老母鸡,一只小黄狗,还有一匹小毛驴。村里把山上的山泉水安上管道引进了每家每户,水泥公路还修到了家门口,家里电器也算齐全,生活条件还算舒适。二老每早雷打不动地5点半就起床,开始喂鸡、喂狗、喂驴;然后做早饭,饭后开始拉着家常扛着农具上山劳作。一般上午照顾树,下午照顾庄稼。晚饭后,看完新闻联播,再搬着马扎,到街口和乡里乡亲们拉拉家常,聊聊新闻。日子不紧不慢,平淡踏实。这几年,他们的身体都结实得很。

春、夏、秋三季老人不在城里,周末只要有空,我们一家三口就往老家跑,回来时,后备箱里总是塞满爹妈的劳动成果。

上周末,我和媳妇回老家,家里没人,便往地里寻。快到地头了,在堰下驻足一听,是俺爹和族里的二爷爷在聊天:“叔啊!孩子们都不容易,现在城里的房子贵!他们都是贷款买的房,每月要还房贷,要供孩子上学,水电费、物业费、电话费处处都要钱,养个车每年还得万把块!我和孩子他娘真愿意和他们住在一起,你说谁不愿意,一睁眼就看见自己的孩子们啊?可是看着他们赚钱辛苦,我们心里急啊!咱在城里又找不到‘活路’,闲得身体还出毛病。我和孩子他娘回来种着地既锻炼身体还能养活我们老两口,赚点钱又能给孙子存点上大学学费,这样他们负担轻点儿啊!”

我和媳妇听着这些话,心里酸酸的,天下的父母们总是替孩子们想得那么多,我们做儿女的应该时刻别忘了替他们做些什么,别耽搁了,就在今天吧!拿起手中的电话,或是踏上回家的路……

祝天下的俺爹俺娘们身体健康、晚年幸福!

